

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黄文君 译

在死亡之中

劳伦斯·布洛克作品 马博·马博系列

Lawrence Sanders

In the Midst
of Death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在死亡之中

In the Midst of Death

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

黄文君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死亡之中 / (美) 布洛克 (Block, L.) 著; 黄文君译. -- 2版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5133-0033-9

I. ①在… II. ①布… ②黄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64507号

In the Midst of Death

by Lawrence Block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2010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05-4412



在死亡之中

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; 黄文君 译

统筹编辑: 施 铮

责任编辑: 王 欢

责任编辑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wesign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5.625

字 数: 82千字

版 次: 2010年9月第二版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033-9

定 价: 24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1

十月份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渐入佳境。夏日最后的暑热已经过去，刺骨的寒冬尚未到来。九月下雨，下得还真不少，但是现在都过去了。空气比平常污染少了，而且现在的气温使天空显得更干净。

我在第三大道五十几街街口的一个电话亭前站住脚。一位老妇人在街角撒面包屑喂鸽子，一边喂，一边发出咕咕咕的声音。我相信有一条城市法规是不准喂鸽子的。通常我们会在警察局里用这种法规向新警员解释，有些法律你应该执行，有些法律你还是抛到脑后吧。

我走进电话亭。这个电话亭至少有一次被人错当成公共厕所，因为两者都是拉开门就办事。好在电话还能用。最近公共电话大部分都能用。五六年前，绝大多数的室外公共电话亭的电话都是坏的。看来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越来越糟。有些事的确是在变好。

我拨了波提雅·卡尔的号码，她的电话答录机总是在铃响的第二声就启动，所以当电话铃响到第三声，我就以为我拨错号了。我已经开始把“我打电话给她时她绝不在家”视为顺理成章的事。

然而她却接了电话。

“喂！”

“卡尔小姐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电话里的声调不像答录机的录音带里传出来得那么低，声音中的伦敦口音也没那么明显。

“我叫斯卡德，”我说，“我想过来见你，我就在附近，而且——”

“很抱歉，”她打断我的话说，“我恐怕不会再见任何人了。谢谢你。”

“我想——”

“请打给别人吧。”说完她就挂了电话。

我找到另一枚硬币，准备放进投币口再打给她，这时我改变了主意，把硬币又放回了口袋。我向下走了两个街区，又向东走了一个街区，来到第二大道和五十四街交叉口。我发现这里有家咖啡店的午餐吧台有公共电话，而且恰好可以看到卡尔小姐住的那栋大楼的入口。我把硬币塞进电话，拨了她的号码。

她一接起电话，我就说：“我叫斯卡德，我想跟你谈谈杰里·布罗菲尔德的事。”

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她说：“哪位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了，我叫马修·斯卡德。”

“几分钟前你打来过？”

“对，你还挂了我的电话。”

“我以为——”

“我知道你怎么想，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我真的很抱歉，也许你不知道，我不接受访问。”

“我不是媒体的人。”

“那你想知道什么，斯卡德先生？”

“你见了我就知道了。我想你最好见我一面，卡尔小姐。”

“事实上，我想我最好不要见你。”

“我不确定你是否有选择。我就在附近，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到你那儿。”

“不，拜托。”她停了一下，说，“你知道，我刚起床，你得给我一小时。你能等我一小时吗？”

“如果我必须等的话。”

“一小时后你再来。你有地址吧，我猜。”

我告诉她我有，然后挂了电话，坐在午餐吧台旁，叫了一杯咖啡和一个奶油餐包。我面对着窗户，这样我可以看着她住的大楼。等我的咖啡刚好凉到可以喝的程度时，我看见了。她一定是一边和我通电话，一边换了衣服，因为她只花了七分钟便出门站在街头。

要认出她并不费力。有关她的描述——蓬松浓密的暗红色长发和身高——都可以让人一眼认出她。而她则以母狮子般的姿态，把描述与她本人连在一起。

我站起身向门口走去，准备在我知道她要去哪儿的时候跟过去。但她却朝着咖啡店走来。当她走进门时，我马上转身回到我的咖啡边。

她直接走向电话间。

我想我不该感到意外。有太多的电话是被监控的，所以任何从事犯罪或政治活动的人都知道应该注意，并把所有的电话都当做被监控的而依下列原则行动——所有重要或敏感的电话都不该在自己家里打。

这里是离她家那栋大楼最近的公共电话，因此我选择了这里，她也因此来这里打电话。

我向电话间移近了一点，这么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帮助。我看不到她拨的号码，也听不到她说什么。在我确认这一点之后，便付了咖啡和餐包的钱，离开那里。

我穿过马路走向她住的那栋大楼。

其实我在冒险。如果她打完电话便跳上出租车，我就会失去她的行踪，而我现在不想把她跟丢了，因为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找到她。我想知道她正给谁打电话，如果她去某处，我要知道她去哪里以及为什么。

但是我觉得她不会叫出租车。她没带钱包，如果她要去哪里，她可能得先回家拿包，然后把几件衣服扔在行李箱里带走，因为她已经让我给了她一小时的活动时间。

于是我去了她住的大楼，并在门口看见了一个白发小老头。他有一双诚实的蓝眼睛，颧骨上有很多红疹。他看起来对自己的制服感到很骄傲。

“我找卡尔小姐。”我说。

“她几分钟前刚离开，你正好错过了，绝不超过一分钟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拿出皮夹很快地弹开，其实里面根本没有东西让他看，就连联邦调查局的新手用的识别徽也没有，不过这不重要。这只是一个你一旦做了，看起来就会像个警察的动作。他看到一闪而过的皮面，留下了足够的印象。对他来说，要求我让他仔细看证件可能是不礼貌的。

“几号公寓？”

“我真的希望你不会让我有麻烦。”

“如果你照规矩来就不会。她住几号公寓？”

“四楼 G 座。”

“把你的管理员钥匙给我，嗯？”

“我不应该这样做的。”

“嗯，你想到城里的分局谈这件事吗？”

他不想。他只想让我死到别处去，不过他没说出口，而是把管理员钥匙交给了我。

“她应该几分钟内就会回来，你不要告诉她我在楼上。”

“我不喜欢这样。”

“你不必喜欢。”

“她是位和善的小姐，一直对我很好。”

“在圣诞节很大方是吧？”

“她是个很和蔼的人。”他说。

“我相信你和她的关系很好，但如果你告诉她，我会知道的，然后我就会不高兴，懂吗？”

“我不会说任何事。”

“你会拿回你的钥匙的，别担心。”

“最起码得这样。”他说。

我乘电梯上了四楼。G 座公寓临街，我坐在她的窗口望着咖啡店的入口。从这个角度我看不见是否有人在电话间，所以她也许已经离开，迅速地闪过街角并坐上出租车。不过我不认为她会这么做。我坐在椅子上等，大约十分钟以后，她走出了咖啡店，站在街角——身材修长、高挑而醒目。

而且，她明显地迟疑不定。她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，我可以读得出她心里的踌躇。她可能走向任何一个方向，但是不久，她很果断地

转身，开始向我这边走回来。我吐出一口气，定下心来等她。刚才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屏着呼吸。

当我听到她插进钥匙开锁，便离开了窗口贴墙站着。她打开门，然后在身后带上，并且拉上铁栓。她很有效率地锁了门，不过我已经在了里面了。

她脱下淡蓝色的风衣，把它挂在门廊的壁橱里。在风衣里面，她穿了一件及膝的格子裙，上身是一件剪裁讲究有领扣的黄衬衫。她有一双非常修长的腿和一副健美的运动员身材。

她转过身，但是她的目光并没有扫到我所站的位置。于是我说：“嗨，波提雅。”

尖叫声并没有真的传出来，因为她飞快地用手捂着嘴止住了。有那么一会儿她用脚尖维持身体的平衡，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后来她才把手从嘴上移开，重心移回到膝盖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屏住，她的脸色本来就很白皙，但是现在简直像是被漂白了一样。她把手放在心口上，这个动作看起来有点夸张而显得虚假。她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就把手放下，然后做了几次深呼吸：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

“你叫——”

“斯卡德。”

“你刚才打过电话来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答应给我一小时。”

“最近我的表总是跑得很快。”

“的确。”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她闭上了

眼睛，我从靠墙的位置走出来，站在客厅中间距离她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。她看起来不像是很容易昏倒的人，如果她是，她早就倒下了。不过她的脸色仍然非常苍白，如果她真的倒下，我希望在她落地前能稳稳地接住她。她的脸色慢慢恢复，同时也睁开了眼睛。

“我得喝点东西。”她说，“你要来点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谢了。”

“那我自己喝了。”她走到厨房，我紧跟着，让她保持在我的视线之中。她拿出一瓶剩下五分之一的苏格兰威士忌，并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黑梅花牌苏打水，然后往玻璃杯里各倒了三盎司。“不加冰。”她说，“我不喜欢冰块撞我的牙齿，但是我习惯喝冰的饮料。你知道，这里的房间都很暖和，所以室温的饮料都不够冰。你确定不来点儿吗？”

“现在不要。”

“那，干杯。”她慢慢地一口把饮料喝尽，我看着青筋在她的喉咙浮动，一段长而可爱的脖子。她有着典型的英国人的皮肤，而为了把她整个包裹起来，可是需要不少皮肤。我身高大约六英尺，她最少有我这么高，可能还比我高一点。我想象着她和杰里·布罗菲尔德站在一起，布罗菲尔德大概比她高四英寸，高度刚好与她匹配，他们一定会是很醒目的一对。

她又吸了一口气，抖了一下，然后把空玻璃杯放进水槽，我问她是不是还好。

“噢，好极了。”她说。她的蓝眼睛淡得近乎灰色，嘴唇十分丰满但是毫无血色。我往旁边侧了侧身，她从我身边走过进了客厅，臀部轻轻地拂过我的身畔。这样已经足够了，我跟她之间不能更近了。

她坐在蓝灰色的沙发上，从有机玻璃茶几上的一个柚木盒子里拿

出一支小雪茄。她用火柴点燃雪茄，然后指着盒子做手势让我自来，我告诉她我不抽烟。

“我换抽雪茄，是因为大家都不抽，”她说，“所以我就当烟一样抽。当然，雪茄比烟浓得多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我举起钥匙。

“蒂米给你的？”

“他不想给，但是我没有给他太多选择。他说你一直对他很好。”

“我可是给足小费了，那个笨蛋小王八。要知道，你吓了我一跳，我不知道你要什么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，或者你是谁。说到这一点，我好像已经忘记你的名字了。”我又告诉了她一次。“马修，”她说，“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，马修。”

“你在咖啡店里打电话给谁？”

“你在那里吗？我没注意到你。”

“你打给谁？”

她用抽雪茄拖时间，眼睛里多了些谨慎。“我不认为我会告诉你。”她终于说。

“你为什么要控告杰里·布罗菲尔德？”

“因为勒索。”

“为什么，卡尔小姐？”

“你刚才叫我波提雅。或许你那样做只是为了吓唬我？警察总是直呼你的名字，以此表现他们的轻视，这大概可以给他们某些心理上的优越感吧。”她用雪茄指着我，“至于你，你不是警察，对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但是你也有点来头。”

“我以前是个警察。”

“哦。”她点点头，对答案很满意，“你当警察的时候就认识杰里了吗？”

“那时我并不认识他。”

“但你现在认识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是他的朋友吗？不，不可能。杰里没有什么朋友，不是吗？”

“他没有吗？”

“几乎没有，如果你跟他够熟就会知道。”

“我跟他不熟。”

“我怀疑有谁会跟他很熟。”她又吸了一口雪茄，轻轻地把灰弹进雕花玻璃烟灰缸，“杰里·布罗菲尔德是认识些人，认识的还不少，但是我不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朋友。”

“你肯定不是他的朋友。”

“我从没说过我是。”

“你为什么告他勒索？”

“因为这项指控是真的。”她浮起浅浅的微笑，“他强迫我给他钱，一个星期一百美元，不然他就找我麻烦。而当你考虑到男人们为了跟一个女人上床所愿意付出的庞大金额时，一星期一百美元并没什么了不得的。”她用手指指着她的身体，“所以，我给他钱，”她说，“提供他要的钱，并且还提供我自己。”

“有多久？”

“通常每次大概一小时。干吗为这个？”

“我是说你付钱给他有多久了？”

“哦，我不知道。大约一年吧，我想。”

“你来美国有多久了？”

“刚过三年。”

“你不想回去是吧？”我跨步走到长沙发那边。“他们大概就是这样布下圈套。”我说，“必须照他们的游戏规则，否则他们就把你当做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给赶走。他们是不是这样把你看死的？”

“真会用词，‘不受欢迎的外国人’。”

“他们不就是这样——”

“大部分的人把我当做受欢迎的外国人。”她那双冷冷的眼睛质问着我，“我不认为你对这点还有意见。”

她开始打动我了，这事儿让我很他妈的困扰。我不是很喜欢她，她为什么会打动我？我想起伊莱恩·马德尔曾经说，在波提雅·卡尔的顾客名单中，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受虐狂。我从不曾真正了解有什么事情能让受虐待狂得到解放，但是在她面前几分钟就足以让我了解，一个受虐狂会发现，在这位特别的女人身上，他正好可以找到满足幻想的要素。而在别的不同的方式上，她很合我的口味。

我们来来去去地扯了一阵，她一直坚持布罗菲尔德的确向她勒索现金，而我则不断试图跳过这段，弄清楚是谁说服她对他做这些事的。我们没有任何进展——也就是说，我没得到我想要的，她也无处可逃。

于是我说：“听着，直截了当地说，勒索真的不重要。他是否向你借钱不重要，谁让你控告他也不重要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在这里，小可爱？难道是为了爱？”

“重要的是，什么事能让你撤诉。”

“急什么呢？”她微笑起来，“杰里甚至还没被捕呢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没法顺利把这些事搬上法庭。”我继续说，“你需要证据才能弄到起诉书，而如果你有的话，起诉书早该下来了，所以这只是中伤。但是对他而言，这是个棘手的中伤，他想摆平它。怎样才能让

你撤诉呢？”

“杰里一定知道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只要他停止他所做的事。”

“你是指他和普杰尼恩？”

“我这么说了吗？”她已经抽完了她的雪茄，现在又从柚木盒里拿出另外一支，但是没有点燃，只是把玩着，“也许我并没指任何事情。不过你看看他的纪录，其实我挺喜欢这种美国风格，我们来看看他的纪录：这些年来，杰里一直是个好警察，他在富理森丘有可爱的房子、可爱的妻子、可爱的孩子。你见过他的老婆和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也没有，不过我看过他们的照片。美国男人真是‘与众不同’。他们先给你看他老婆孩子的照片，然后再跟你上床。你有老婆吗？”

“现在没有了。”

“你还有的时候，会在外面胡搞吗？”

“有时候。”

“但是不会到处给人看照片吧？你会吗？”我摇摇头。“我就觉得你不会。”她把雪茄放回盒子里，伸了伸筋骨，打了个哈欠，“反正，他什么都做了，然后却带着有关警察多腐败的冗长故事跑去找特别检察官，然后开始接受报纸访问，然后他向警察局告假。但突然之间，他却有麻烦了，他被控每周向一个可怜的妓女索取一百美元。这些事让你很疑惑吧？”

“这就是他该做的？叫普杰尼恩停手，你就会撤销对他的控诉吗？”

“我没说得这么直接，我说了吗？反正，你用不着到处打探，他一定也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很明显，你不认为吗？”

我们又扯了一阵，还是没什么结果。我不知道我希望有什么结果，或者一开始我为什么要拿布罗菲尔德的五百美元。波提雅·卡尔被某人恐吓的程度，远超过我费心潜进她的公寓带给她的恐惧。这时候，我开始讲些没有意义的话，而我们也都注意到这些话毫无意义。

“太无聊了。”半途她说，“我要再喝一杯，你要吗？”

我想喝得要死。“不了。”我说。

她从我身边拂过，走进厨房。我闻到一阵浓浓的香水味，这个香味是不认得的。我想下一次我再闻到的时候，我绝对已经知道这是什么香水了。她带着一杯喝的回来，又坐回沙发。“真无聊，”她说，“你何不坐到我身边来，我们来谈点别的，或者什么也不谈？”

“你可能会麻烦，波提雅。”

她的脸上表现出警觉：“你绝对不能这么说。”

“你让自己蹚进浑水里了。你是个坚强的姑娘，但是你可能不像你自己想象得那么坚强。”

“你在恐吓我吗？不，这不是恐吓，对不对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你不必怕我，即使没有我，你也有足够多的人要小心了。”

她垂下眼睑。“我讨厌坚强，”她说，“这个我很擅长，你知道。”

“我很确定你是。”

“但是这太累人。”

“或许我可以帮你。”

“我不认为有谁可以。”

“哦？”

她飞快地观察了我一下，然后又垂下眼帘。她站起来，走过房间

来到窗口。我应该跟上去，她的想法里有某些事情暗示她我会这样做，不过我还是留在原地。

她说：“其中有点蹊跷，不是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但是现在做什么都没有好处，时机不对。”她看着窗外，“现在我们都帮不上彼此。”

我什么也没说。

“你现在最好离开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外面美极了。太阳、清新的空气。”她转身看我，“你喜欢这个季节吗？”

“噢，很喜欢。”

“这是我最喜欢的季节，我想。十月、十一月，这里一年里最棒的时候，但也最悲伤。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悲伤？为什么？”

“哦，很悲伤，”她说，“因为冬天要来了。”

2

我离开的时候，把钥匙留给管理员。看到我要离开，他却似乎没有因此而高兴。我穿过马路来到第二大道的约翰尼·乔伊斯餐厅，坐进一个包厢座。大部分的午餐人潮已经离去，留下来的人都多喝了一两杯马丁尼，大概不会再回办公室了。我叫了一个汉堡和一瓶竖琴牌啤酒，然后就着咖啡喝了几杯波本^①。

我拨了布罗菲尔德的电话号码，铃声响了一会儿依然没人接听。我回到我的包厢座，又喝了一杯波本，同时思考一些事情。有几个问题我似乎无法解答。为什么我那么想喝一杯的时候，却拒绝了波提雅·卡尔的酒？而且为什么，如果这不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，我也拒绝了波提雅·卡尔本人？

^①波本酒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蒸馏酒之一。它是美国本土出产的蒸馏酒，所有波本酒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在美国生产，其配方中包含至少 51% 的玉米。